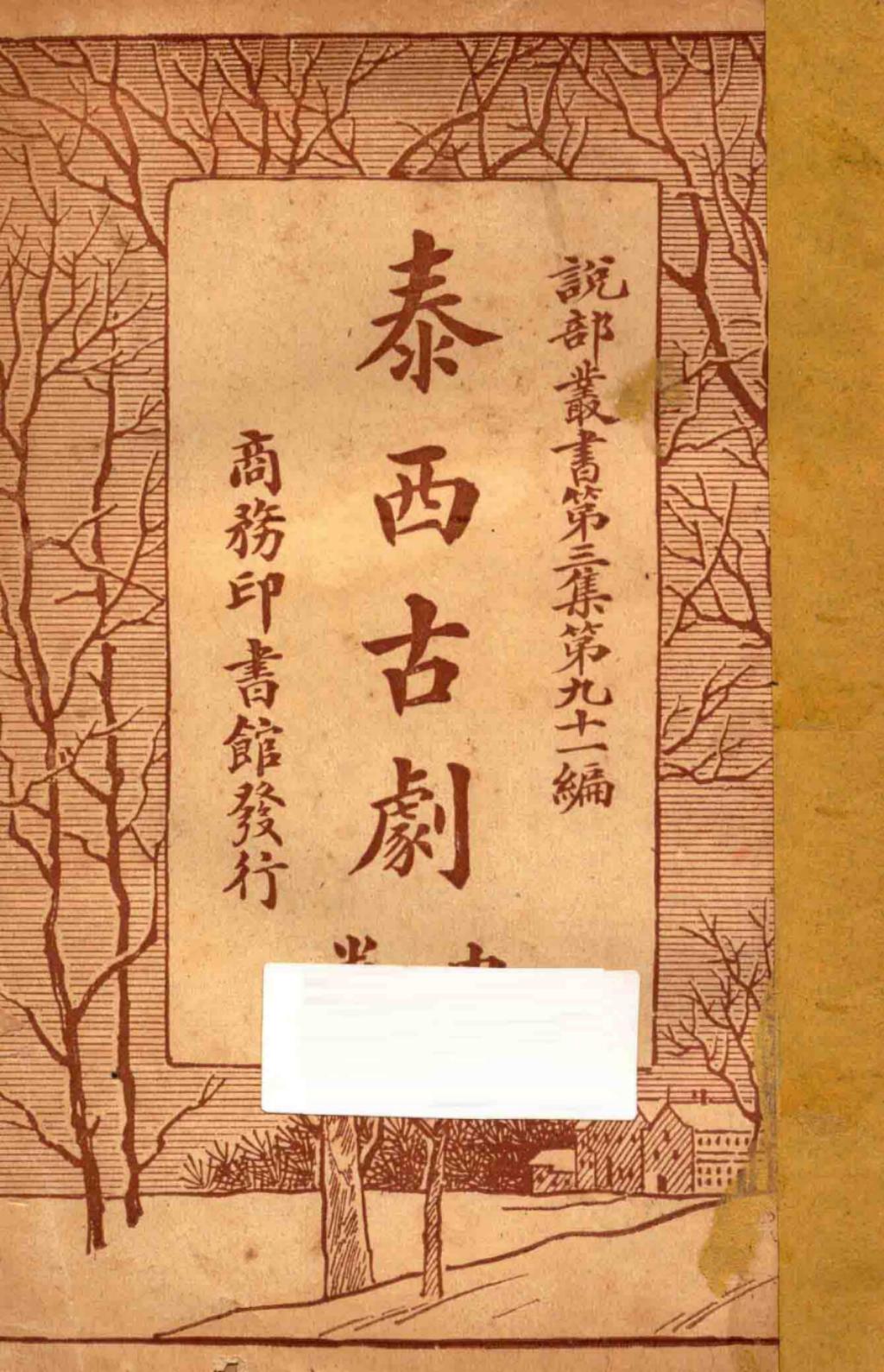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九十一編

秦 西 古 劇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泰西古劇卷中

英國達威生原輯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同譯

鬼弄

德國城中一學生獨坐試驗室中。潛思人生學問。直一空幻之物。因思生人之心力有限。世上之物理無窮。安能一一加以剖析。此學生已近中年。名包司替。研究化學。欲點鐵成金。並一切幻術。衆皆服其心思。然亦畏其詭異。而包司替學問既深。然尙不得其要領。故獨坐時。頗用以自傷。以爲無得。且生平以研學之故。舉生人之樂趣。一一委之。今年且老。終歸無用。又何爲者。且學深而年老。

固不能反老而還童。似此亦頽然聲影之皆寂矣。此時頗慍怒。卽起取酒。加以毒藥。欲就此自殊。剛欲入口。忽聞門外有農夫作歌。厥聲甚樂。包司替遂置杯於几上。傾耳聽之。忽爾灰其死念。復冀生全。以秧歌中意。皆主愛情。及乞上帝庇護之意。包司替此時忽變計。召集羣鬼。計事立時。雷聲大動。一厲鬼立於其前。包司替本未經試驗。此時見厲亦大震恐。厲鬼執長刃。似當時之武士。名彌拖力。問包司替曰。先生召我何爲。欲富耶。貴耶。主一國耶。包司替搖首曰。凡爾所言。均非吾欲。唯乞魔王還我青春。果得如此。則幸福當。未。有。艾。厲曰。可。吾力能爲君之地。唯君之靈魂。當爲我所轄。誘之。卽揮刀行法。立時幻境。見於包司替之前。包司替舉目見四

壁已空似展圖。於其前萬綠交織中。短籬茅舍門外坐一美人。紡紗美且如仙。包司替心爲之動。厲曰：此女如何。果能允吾所爲。則卽以此女奉餉。包司替大悅。卽取皮紙簽書其上。而眼中幻境。遂漸漸而沒。厲取案上藥酒傾之。則別取一酒。請包司替引滿酒入後。立化爲俊美之少年。而心思勃勃。果如年少之時。立時衣服美麗。金鈔充積。包司替卽隨厲鬼四出浪遊。而此厲亦日夕相隨。包司替謂厲曰：向者綠陰之美人。不當令我一見耶。厲曰：可。卽引至牛倫伯格。以所見之美人。卽在此村莊之內。旣至。適逢墟集。包司替見人多如虱。各自盛服。男女雜沓。歌者笑者。不一而足。忽見有一軍隊。集於樹下。小逆旅之前。飲餞別之酒。兵中有少年曰瓦倫替。亦在行間。似有所思。餘人則爭霑醉。咸止其勿爲鬱鬱之容。瓦

倫替曰。吾有弱妹。馬加他。平日依我。我行則無保護之人。妹美而
賢。今雖依一老嫗而居。而吾心終怏怏。蓋非余照料。難免不爲強
暴所汙。正太息間。有一少年名沙卜。年雖未長。膽力至巨。謂瓦倫
替曰。君恣行。賢妹吾爲將護。瓦倫替曰。善。卽引沙卜之手致謝。遂
亦浩飲。而厲亦化爲人。入諸羣中。自薦其能歌。衆見厲兇醜無倫。
顧亦不能峻卻。則聽其奏技於前。歌已。復請爲諸人占休咎。沙卜
心知其非人。厲見沙卜輕其爲人。卽前引其手曰。爾此手至不祥。
無論拈何花。朵花卽枯槁而死。至於諸君所飲酒。亦非佳釀。不成
其爲酒。此時羣飲於樹陰。厲卽拔刀誦咒。忽見逆旅旁之石象足
下。一小筭美酒。卽從是間涌出。衆爭取飲。酒力直達四肢。作奇暖。
厲見諸人飲此烈酒。人人攢眉。厲曰。吾亦飲之。飲時祝曰。吾祝馬

加他福壽長臻。瓦倫替聞名大怒。卽拔刀擊厲。沙卜亦拔刀助之。諸人大譁。爭出其劍。厲在身外。畫地作圓。而諸人環攻刀近圓中。立斷爲兩。衆曰。是能邪術不易當也。於是爭向十字架禱告。厲大驚而遁。諸軍亦行。行後厲與包司替亦至。包司替蓄意欲面夢中之麗人。厲允爲介。此時竟引至馬加他家。道逢馬加他垂首而前。包司替注視。果曾見之於幻境之中。卽行至馬加他之前。言曰。女士獨行踽踽。吾願將護而歸。女見爲不相識之少年。頗不爲禮。然見包司替風韻殊佳。少年美麗。心亦爲動。然尙作莊容。曰。吾村女胡敢勞及貴人。語後仍珊珊而去。包司替目送其行。蓋愛情已動。不可猝遏。厲見包司替情動。卽從而鼓動。復以術蠱馬加他。令之涉於邪僻。是夕引包司替入女寢室。然門外亦有小園。遇沙卜出。

其門。沙卜者。蓋愛馬加他。逐日爲之採花。寘其窗戶。是夕採花。花卽立萎。因思及適間所見怪人之言。想此手必爲怪人所弄。卽取聖水沐之。更取他花。花遂不萎。仍寘女窗戶間而去。沙卜去後。厲亦至園次。見沙卜之花。厲遂出小匣中珍珠及小寶石置花之次。伏而俟女之出。已而馬加他果出。心中頗思包司替。忽見窗間有花。知爲沙卜所貽。猝見小匣。心大異之。啓視則大笑。中有寶石珍珠。於是珠加頸上。釧加之腕上。小匣長數寸。儲寶物甚夥。女粧飾旣竟。見匣中有鏡。照之。則風致如仙人。意令情人見之。將以此身爲公主矣。此時老嫗馬沙出。卽其兄所託之人。見馬加他盛飾。則大愕。然馬加他亦頗以爲媿。欲不令馬沙見之。馬沙曰。此物必爲貴人所遺。不然爾胡從得。而包司替及厲。已自樹陰同出。厲謂馬

沙曰。吾有事奉商。卽引此媼入諸林際。意聽包司替與馬加他相見。敍情款。包司替趨前。自陳情款。請彼此結婚。馬加他初弗允。包司替至再攄誠。女爲所奪。遂彼此互抱而親吻。而厲尤從中慫恿。包司替匪所不至。二人旣歡洽無間。於是醜聲四播。女伴皆引而去。前此人爭奉爲閨範。至是咸屏迹勿至。惟沙卜仍憐女之見欺於人。則時至而慰撫之後。此馬加他亦中悔。則至教堂自懺。顧厲仍以術弄之。終無湔滌之時。一日馬加他在教堂禱告。而兵隊以奏凱歸。瓦倫替功亦卓著。思面其妹。待馬加他稱頌其人至時。遇沙卜。一一語之以狀。瓦倫替爽然自失。無可如何。已而大怒。入責其妹。而馬加他適在教堂。而沙卜則馳告之。此時厲與包司替亦至。包司替聞瓦倫替歸。亦頗中悔。然厲意必欲蹂踐此女。至不

留餘地。乃把絃至女窗外。歌淫冶之詞。瓦倫替怒。執刀而出。竟與包司替決鬪。包司替有厲爲助。瓦倫替中要害而僵。而沙卜已同馬加他馳至。女見其兄被創。大哭伏其兄之次。瓦倫替怒曰。爾爲門戶之辱。乃使我至此。力推而仆之。怒極遂殞。馬加他知兄之死。蓋爲己也。羞憤不可自聊。卽歸寢室。先殺其所生之兒。官中聞之。下女於獄。用待縗首。女怨懟而病。且待決矣。包司替亦怨艾無極。得厲之力。潛入獄中。請女同遯。而馬加他知明日就刑。心神髣髴。忽引目見厲。卽峻拒包司替弗聽。蓋馬加他於其兄未歸前。已禱上帝自懺。是夕仍跪諸獄。喃喃陳說其罪狀。包司替百端勸諭。而馬加他弗動。已而頽然死於二人之前。厲見害死一人。心中大悅。忽聞空際有人言曰。馬加他引罪自懺。上帝已曲赦之矣。包司替

大驚亦跪而祈禱。厲知包司替。劬依上帝。則已無力足以驅遣其人。而包司替遂悔過爲善絕此厲鬼不與往來。

備誤

亨雷他女士。一日夏中。獨坐無聊。所居爲雷他蠻得。亨雷他本女皇安尼之女侍中。爲宮中傾城之麗人。然居恒不樂。蓋宮中長日豪宴及跳舞。亨雷他心厭其瀆。旣出宮寧家。略覺清寂。足以怡神。是日正有所思。而女僕那生。不知其所爲。進曰。主人今日何爲不適。夫以麗色冠時。旣富且貴。宜無憂懲之時。何爲有不豫之色。亨雷他曰。吾厭聞此言。惟得新樂趣。方足圖生。不然吾鬱鬱死矣。復有男僕入言。崔司登勳爵至。語後一中年精壯之人。入風範似屬巨家。且二人有連。而崔司登亦愛亨雷他。遂問宮中事。且云。今日

果何適。吾願侍行女曰。爾之所言。均非吾嗜。此時聞窗外有歡笑聲。女開窗外視。見一隊村姑。將赴市場。以待招傭者之自取。女知此種人貢身爲人奴。則微笑以爲得趣。卽呼那生曰。吾亦與爾僞爲行傭者。以戲此招傭之人。崔司登汝亦從我。且僞爲吾兄可也。崔司登身爲貴族。聞言大詫。以爲怪特。亨雷他則力干其行。且曰。爾若不從吾言者。後此爾我不相通。問崔司登不得已允之。因變服爲村人。同行至市場。崔司登爲其所強。怏怏不可以狀。旣至則市人大集。村女列隊。以待招傭之人。亨雷他徑入其間。而崔司登不可。女及那生已奔入隊中。此時有村間兩少年。一曰卜魯克。一曰來安奴。此二人共耕一田。唯家無女僕。故卽市場中取之。此二人者。情義至篤。乃非骨肉。自少同居。以至於長。此二人所以親稔。

至。此。蓋。自。少。已。然。唯。因。卜。魯。克。之。父。母。曾。爲。來。安。奴。之。父。拔。自。死。
中。由。是。同。居。來。安。奴。父。亡。而。遺。一。子。臨。死。予。以。戒。指。曰。果。後。此。不。
得。已。者。卽。用。是。貢。之。女。皇。則。爾。之。命。運。可。立。轉。然。卜。魯。克。之。父。母。
實。肩。託。孤。之。任。因。畜。來。安。奴。爲。子。同。於。己。子。迨。長。遂。將。遺。產。分。授。
二。人。爲。異。姓。兄。弟。方。二。人。在。市。場。選。女。僕。時。望。見。亨。雷。他。及。那。生。
此。二。人。見。兩。傭。皆。美。卽。至。其。前。商。酌。傭。值。較。他。傭。爲。高。亨。雷。他。竟。
公。然。允。之。且。見。來。安。奴。儀。觀。甚。美。彼。此。互。悅。遂。以。眼。波。送。媚。改。名。
爲。馬。莎。那。生。見。主。人。受。傭。亦。允。卜。魯。克。於。是。主。僕。二。人。隨。卜。魯。克。
及。來。安。奴。而。去。且。受。值。一。年。亨。雷。他。此。時。顧。那。生。而。笑。語。來。安。奴。
曰。吾。二。人。初。未。願。爲。傭。特。閨。中。無。聊。故。用。是。爲。笑。樂。耳。來。安。奴。悵。
曰。安。能。以。此。爲。戲。以。法。律。言。爾。二。人。受。吾。傭。值。不。能。不。盡。其。職。於。

是爭聲起而司市者聞言問狀不直亨雷他趣之行亨雷他知事敗又不能露其真名防爲女皇所聞且致罪責而崔司登至見狀大怒欲奪歸此二女於是市人大鬨擒崔司登置諸隅陬不聽與其事而來安奴卜魯克力引二女而去亨雷他心思萬不能與競且至田莊再圖私遯二人旣得兩傭命之治事百不能任但坐食而已而那生一舉手卽立碎器皿二人遂分教二傭俾勿敗己事卜魯克引那生至廚次治饌來安奴則教亨雷他紡絲亨雷他見來安奴儀觀早已醉心而來安奴亦悅亨雷他萬種熨貼以博女之歡心無心中一觸亨雷他之手柔軟無倫膚膩如脂知非尋常女子也女紡絲時來安奴立其旁視之如讀美人之圖畫此時彼此皆款款有情而亨雷他身淪田家旣不能歸亦不覺苦不期發

聲而歌。歌罷來安奴心醉如狂則長跪其前自陳其愛請結婚爲夫婦亨雷他大驚以爲愛情之動不應如是之速則一笑置之來安奴見亨雷他之笑不似有情則憫憫不可自聊而卜魯克亦愛那生顧那生碎其物事無數心不之懌然愛慕之情未嘗減也時天已暮飭其歸寢來安奴歸卜魯克曰吾奈何以資僱此不適用之人是夕主僕同宿一室久之知主人已寢則思潛逃忽聞窗外有人呼已開窗外望則崔司登也匆匆言曰吾已備得一車在村外爾越窗而出就車則脫此阨苦矣二女如言徐徐越窗而出及車將行而來安奴始覺見二傭逃避則大怒立起四覓不可見而亨雷他歸後卽入宮侍女皇然心中甚念來安奴意欲一面其人又以貴族與平民相距至遠萬無款洽之地而來安奴之愛馬莎

念念未亡。四出尋迹。卽卜魯克亦爲那生迷惘。忽忽如有所失。一日女皇出獵。入森林。亨雷他以女侍中扈蹕。那生亦從行。女皇旣出侍從甚衆。亨雷他忽一人獨至林木稀疏處。獨坐思來安奴。而那生尙隨衆行獵。忽卜魯克行經樹下。適與相見。卜魯克卽曰。汝非我逃傭耶。立隨吾行。那生僞爲不相識者。卜魯克尤怒。進引其手。那生大驚。諸貴族見狀。大怒。以爲村農無禮。爭圍而鞭之。卜魯克遂潰圍而遁。而來安奴亦適於此時。散步林間。無心至亨雷他坐處。初見一美人。衣獵衣。稍近。則所思之馬莎也。赫然相遇矣。來安奴卽伸兩臂來抱其人。亨雷他初意亦欲與之敍情款旣思女皇在此。一爲所聞。則貴族之門。望墜矣。卽變色作不相識狀。斥之曰。爾何人。乃敢近我。來安奴見女立變顏色。亦怒。曰。吾爲爾主。爾

爲吾傭可隨我歸爲我家任役亨雷他卽呼獵者曰此人似風狂
趣引之於是獵人爭進圍來安奴衆爭呼翁主來安奴聞聲知此
女行傭特嬉戲耳貴族又安可犯知愛情萬無可盼遂嫚罵馬莎
而獵者以爲風狂爭逐而去之此時卜魯克亦至引來安奴而去
來安奴旣歸快快不得志而語言亦漸漸無節卜魯克見來安奴
且發狂病則四偵知爲亨雷他則作書予之請蒞田莊中一視病
人書中尙讞戒指請貢之女皇亨雷他得書時心亦戚戚甚悔在
林中不應楚辱來安奴卽報書示來視疾許事其人臨行之前尙
入面女皇卽貢卜魯克所讞之戒指女皇一見而奇事乃出人意
表女皇見戒指後知來安奴爲德貝伯爵之兒德貝伯爵前此爲
人告發謂其謀叛伯爵遂逃客死於外女皇旋知其冤旣見戒指

知德貝尙有後人卽思復其勳位還以籍沒之產卽一一以復位授爵之言告亨雷他令傳旨宣慰來安奴而來安奴狂病已發成爲風人矣亨雷他大戚顧亦無可如何而那生知卜魯克爲伯爵之良友則願嫁之唯來安奴已成風人亨雷他轉不能酬其願望後此亨雷他忽得一策思當日在市場中晤面卽拓地爲市場之狀俾在是中把晤則可動其舊日慕悅之心風病庶幾其愈矣卽飭人在花園中拓地爲市場狀亦令家中女僕爲僱傭狀列於市場以待簡擇亨雷他及那生亦衣傭人之衣雜立其中令卜魯克引來安奴戾止冀來安奴驚醒憶其舊事來安奴至時見亨雷他以爲馬莎也立時舊事上心病亦立去伸臂往抱亨雷他於是遂定期行婚禮矣